

横亘天堑的桥影

□杨孟冬

自古以来，黄河中下游水流都是附着着大量泥沙的。倘若有一天，人们真的发现她与往常不同了，突然变清了，那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上游水量减少，而流经平原地带泥沙容易沉积下来所形成的短暂影像片段。太多的时候，她都是一副橙黄色容貌。她没有老态和沧桑一说，展示给人们的永远都是激情张扬和无穷的活力。

只能说，华夏大地特殊的地理构成加上劳动人民的勇于创造，才孕育了这样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。华夏先民在与她建立深厚感情的过程中，饱尝了太多的喜怒哀乐。但她反哺给华夏先民的精神财富，却是巨大的，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。人们对她的情感，既简单又复杂。因为，她是一条维系生命的河，又是一条让人无限慨叹的河。

华夏族群围绕着她，走出了一条数千年文明的道路。华夏先民在她的哺育下，思维更加活跃，思想更加智慧，斗志更加饱满，凝聚力更加强大，创造力更加丰富。人们在与她共处的过程中，已经习惯了她时不时就会使出的任性脾气。但人们在内心深处，始终对她保持着十分的敬畏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人们把她称为“浊河”。之所以这样称呼，或许跟这个时代扰攘纷杂的社会空气有着一定的联系。人们对她充满了渴望，期盼着她能呈现出绿色的波涛，不再泛起汹涌的泥浪。可以遥想，当年那位秦后子为了逃国而面对她的茫然和无奈。但他最终向自己发起了挑战，利用聪明智慧架设了一座浮桥，这才履险如夷地跨过了这道天然鸿沟。而这鸿沟，又几尝不是人生历程中的艰难和险阻呢？也可以想见，当年载着一代医家扁鹊亡灵的那艘船只，又是怎样在风波诡谲的河面上漂浮荡漾？但人们并没有因为她的波涌浪卷，就放弃意志坚定地飘摇。这种飘摇，又何尝不是生命旅程中的痛苦和羁绊呢？因而，无论艰难险阻，还是痛苦羁绊，都是她历练和锻造华夏先民坚强性格以及大无畏精神的动力和源泉。

人们清楚，希望归希望，倘若有一天她真的改变了容貌，变得清澈了，那就不是她的性格了。她一次次决口改道，给人们带来的是惊心动魄和重建家园。但，人们从来没有从心理上对她表示痛恨。人们只知道，这是她给予人类的生存考验。人们理解她，也包容她，对她的情愫只会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近。因为人们用智慧告诫自己，她是华夏族生活土地上的一条“动脉”。她的存在，就是华夏族代代繁衍、生生不息的基础和根脉。

春秋时代秦后子在黄河上建造的河桥，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。但由于它消逝得太快了，恐怕也只有秦后子的团队亲眼见过它横亘天堑的恢弘气势。尽管如此，它都是曾经骄傲的存在。但是，抛开“秦晋之好”不说，秦国和晋国那时候不可能因为这道天然鸿沟就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因而，人们就发明了船只，既可以捕鱼采莲，又解决了水上交通的困难。当年，秦穆公前来晋国迎亲，以及虞乡（今山西省永济市虞乡镇）人民赴秦国搬运医家扁鹊的亡灵，不就采用的都是船只吗？可见，造船技术在那个烽火纷争的时代就已经比较发达了。

到了战国晚期，秦国经过改革发展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实力。尤其在军事方

面，已经是锐不可当的了。上世纪70年代，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境内发现“秦俑坑”的壮观场面，就充分见证了这一事实。当时，秦国的主人，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。他的政治目光深远，又得到了军事家尉缭和政治家李斯等组成的智囊团鼎力支持。他们仍然采用之前的“远交近攻”方针，从公元前246年开始了“逐个击破”的军事行动。短短五年时间里，就攻击了魏国4次、韩国3次、赵国1次。

魏国和秦国距离最近，黄河是他们的分界线。但秦国的主人并没有因为这道天然鸿沟，就改变“近攻”魏国的行动计划。就当时而言，魏国的国都在九十多多年前早已从安邑（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禹王乡）迁到了大梁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。本来作为他前哨阵地的“蒲邑”（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），这时候却成了他的后防。或许，他们还满以为滔滔黄河就是护卫国土、拒敌的天然屏障，满以为这个霸业在西戎的国家不具备吞并各个诸侯国的军事实力。等到秦国又一次在这里的黄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桥，天兵天将下凡一样进攻到蒲邑地面上的时候，他们这才如梦初醒，实在是管中窥豹小觑人家了。

大禹当年凿“吕梁”，打开了黄河向前奔流的通道。这个地方，就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 and 山西省河津市之间。黄河犹如一条巨龙，从谷口腾跃而出，这一区域就被人们称为“龙门”。当然，人们不能忘了大禹的功劳，也把那个险峻的谷口直呼为“禹门口”。对于普通百姓，只是在心里深深记住了“禹凿龙门”的故事和精神。而对于一些文人来说，看到黄河在这里的壮观景象，就按捺不住心中的诗情了。但他们往往过于知性，经不住一点点困难和挫折，一旦人生不如意立马就会有所表露。

你看，那位黄滔漂流到了这里，脱口道：截通魏国之路，凿改禹门之水。这位才子参加过多次科举考试都没能如愿，这时候思想情绪就有些低落，心里只希望接下来他的前途能够像这里的黄河水一样顺利地流淌。

汪洙也来了，不禁感慨感慨道：禹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。同样是屡试不第，但他没有气馁，而是借景给自己鼓劲加油，期望有一天能够一鸣惊人。

还有薛稷，他的仕途还算顺利通畅，但后来却遭人诬陷，被削去职务成了一介平民。他的家乡离禹门很近，便常来这里消遣，于是就有了《禹门》一诗传世：连山忽断禹门开，中有黄流万里来。更欲登临穷胜观，却愁咫尺会风雷。说是赏景来了，仍绕不开心中的忧郁和愁烦。

来到禹门的诗人很多，倒是何景明出口较含蓄一些：禹门天池云雾里，白昼雷霆行地底。这是在说鱼。鱼在河中游，是逆流而上的。在这里，逼仄的谷口，激荡的浪涛，那些鱼儿要到上游去就太不容易了。但，它们是灵性的动物，需要使劲挑战自己。它们用最美丽的舞姿猛烈地一跃，便跳出了龙门。诗人看到这番景象，怎能不发感慨呢？因而，“鲤鱼跳龙门”不但是处壮美的风景，而且还是历代文人热切期望前程“飞黄腾达”的心理共鸣圣地。或许，这位古代文人真的从中体会到了发奋拼搏精神，十九岁就中了进士，后来还入了内阁。

天地人，自然界的所有一切，其实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命运共同体。

秦国实施统一六国计划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。数百年混乱的社会局面，已经太久太久了，太需要进行一次大整合了。

但这个使命具体由谁来完成，既要看谁的政治远见深邃，还要看军事方面有没有实力。虽然这时候蠢蠢欲动的诸侯国着实不少，可他们的主人基本都不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。秦国到了嬴政即位，前有商鞅变法打下的深厚基础，眼下又有尉缭和李斯等一批思想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站列两班，加上兵马队伍的不断扩充，武器装备的改进更新，就顺着历史发展的需要自觉承担起了这个历史责任。

可以想见，为了下好走稳这步棋，秦国的政治和军事团队，经过了怎样的殚精竭虑，研究了多少次战略地图，进行了多少次作战部署。仅收取一河之隔的魏国地面，在滔滔黄河上修建浮桥确保进军通畅顺利而言，那气魄和实力就简直令人惊愕和叹服。实质上，更让其他几个诸侯国措手不及的，则是秦国通过魏国的蒲邑、安邑一路北上，径直夺得了上党（今山西省长治市）、太原（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）地盘。这一缜密的行军策略，直接切断了燕国、赵国与魏国、韩国之间的联系，并形成了对赵国、魏国、韩国侧翼包围的战略态势。尽管，为打破这一局面，他们几个诸侯国匆忙着手进行“合纵”，却已为时晚矣，再怎么加强军事联合，都被秦国的马前卒牢牢牵制着，完全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。逐个被灭亡的命运，已成定局。

黄河从内蒙古和山西交界处的老牛湾直抵龙门，一路上浪淘沙洗，都是南北流向。再往前走，来到华山和中条山（首阳山）的大峡谷地带时，便折成东西向了。这一段河流，基本上是在平原上行走。因而，她的神态显得有些矜持，脚步迈的比较沉稳。比之上游的壑谷逼仄狭长，仿佛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缓歇的温床。她展示给人们的近乎是一种静态之美，安详中包含着慈爱。她袒露着宽广的襟怀，让两岸人民尽情地吮吸着甘甜的乳浆。也因此，这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两个人们习惯于口头称呼的地理名称——河东和河西。以战国而言，当时的秦国就在河西地盘上，而河东地盘便是魏国了。当然，这都是广义上的一种地理称谓。从狭义的角度讲，历史上的河东，指的便是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市。

秦国要结束诸侯混乱的局面，突破口就是河东。他们从河西而来，第一个攻坚的目标却不是河东，而是水深流急的黄河。他们明白，只有雄赳赳跨过这道天险顺利登了岸，才能实施陆地作战计划。这个曾经专门给周朝养马的诸侯国，或许长期在从事饲养工作中涵养了烈马的彪悍和威猛之风，他们干起事来真就有着那么一股子烈劲儿。你看，他们竟然把当年秦后子留给他们的“心桥”又一次变成了现实。我们只能说，是秦后子所造的桥赋予了他们驾驭黄河的动力和实践。有了这样的动力和实践，他们心中的幻想之桥就变成了坚定的理想之桥。

他们知道借助河水浮力的作用，加上缆绳的拉力，以及两岸锚桩的定力，才能把设想变成现实。因而他们所建的浮桥，是一座“缆绳连舟”漂浮于河面的桥梁。他们以柏木为锚，伐竹系缆，并排穿船，用木板平铺桥面，桥面两边设置护栏。这样，一座“跨河之虹”就出现在了万里黄河之上。

在他们心里，这是一座通向胜利的桥梁。有了它，渡河就不会战战兢兢，就不会涣散军心。一定意义上，他们惊人的智慧就是华夏族利用黄河天险的具体表现。至于当时这座桥跨度几何，桥面多

宽，已是千古之谜了。而秦人一定要建造它的初衷，就只是为了渡军——实现华夏一统的社会局面。

公元前221年，只要有点历史知识的，都知道这是个非常不平凡的一年。

这一年，被战火熏染了两个半世纪的华夏大地，终于告别喧嚣迎来了宁静。华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制王朝——秦朝，在这一年诞生了。秦扫六合，华夏大定。他的主人，于是给自己起了一个万世开基的帝号——秦始皇。他的理想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继承他的伟业，直到万世永远。因而，他的王朝的政治特点尽管还是世袭制，但君主专制已占领了统治高地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废除了之前的封建制度，重新创立了以都城咸阳（今陕西省咸阳市）为政治中心散布各地的郡县制度，来强化“中央高度集权”。

车同轨，书同文。接下来，这位始皇帝就要学学远古帝王去封禅泰山了，要向他的所有臣民炫耀一下自己的功德伟业了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以威仪气度来宣示和维护自己皇权的至高无上，任何时候、任何人都不可僭越。

封禅泰山礼毕，在銮驾返程过程中，秦始皇特别来到山西境内“登临太行，巡视上党”，随后进入了河东地面。

对于这样一位开创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皇帝来说，他当然知道河东最早是尧帝和舜帝的建都之地，之前又是魏国的地盘。也正是这块地方，一直是他东进用兵的一道障碍。因而，当他真正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，心情自然就复杂了许多。如今，这里终于成了自己的地盘。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。这曾经不是周朝的荣耀吗？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实需要好好把握。历史的车轮，总要向前行进。这就要看谁是驾车之人，而不是谁来坐车。就目下来说，开创新历史的这位车夫，他的把式真的不错。

巡幸河东的最后一站，便是蒲邑。秦始皇太了解这座滨河城邑的分量了。因为，哪一座城邑会以黄河为护城河呢！而蒲邑，就是天下唯一。

面对蒲邑的军事战略地位，遥望自己兵马修建的浮桥，远眺卷沙涌浪的滔滔黄河，这时候秦始皇怎能不发一番感慨呢？史籍记载，他当即命令随从从“蒲”改名“蒲坂”。坂，指的是长长的斜坡。这不是分明在说眼前的浮桥吗？这桥，由于漂浮在河面，又要经受北来水流的冲撞，自然又是曲形的。在他的心里，这桥就是通往自己帝都的“天桥”。

蒲坂县，就这样走进了历史，成了华夏族封建社会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版块。这一历史细节，客观上讲并不是非常重要。但，关键是秦始皇给改定的名字，这就和一般的地理名称不能相提并论了，就有着它特别的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了。

我们常常所说的“舜都蒲坂”，都是秦始皇将“蒲”改名“蒲坂”后，史学家对这块地方的考证定论。在秦朝之前，今山西永济市就叫“蒲”或“蒲邑”。而这时候，它只是秦朝河东郡（治所在安邑，今山西省夏县禹王乡）的一个属县。

一个城邑，一条大河，一座浮桥，承载了多少丰富的历史记忆！又为黄河中游这块热土，增添了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！它给予华夏文明的进步，远远超过了浩繁卷帙的层层叠加。

蒲草青葱，黄河奔流。舟船摇曳，涛声依旧。那座跨河虹桥的身影，千年后的今天仿佛还在我们眼前浮现……